

漢學簡覽

吳林

漢

學

商

兌

光緒己丑暮春
孫溪朱氏臧板



重序

三代以上無經之名。經始於周公。孔子樂正。崇四術。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及至春秋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孔子懼。乃修明文武周公之道。以制義法。而作春秋。春秋亦經也。孔子雖未嘗以是教人。然其平日所雅言於人者。莫非春秋之義也。衛君待子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季氏伐顓臾。旅泰山。則使欲止之。至於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論語卒篇載堯曰一章。柳宗元曰。是乃夫子所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又曰小子何莫學夫

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
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故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經之爲道不同而其以致用
則一也此周公孔子之教也及秦兼天下席狙詐之俗肆暴
虐之威遂乃蕩滅先王之典法焚燒詩書於時不特經之用
不興並其文字而殄滅之矣漢興購求遺經於是羣經始稍
稍復出或得之屋壁或得之淹中或得之宿儒之口授而固
已殘闕失次斷爛不全賴其時一二老師大儒辛勤補綴修
明而葺治之於是易有四家書與詩三家禮春秋兩家號爲

十四博士則章句所由興家法所由異漢儒之功萬世不可
沒矣自是而至東京魏晉以逮於南北朝累代諸儒遞相衍
說辨益以詳義益以明而其爲說亦益以多矣及至唐人乃
爲之定本定注作爲釋文舉八代數百年之紛紜一朝而大
定焉天下學者耳目心志斬然一齊兼綜條貫垂範百代庶
乎天下爲公而可謂之大當也然其於周公孔子之用猶未
有以明之也及至宋代程朱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聖人
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際語之無疵行之無弊然後周
公孔子之真體大用如撥雲霧而睹日月由今而論漢儒宋
儒之功並爲先聖所攸賴有精粗而無軒輊蓋時代使然也

道隱於小成辨生於末學惑中於狂疾誕起於安庸自南宋
慶元以來朱子既沒之後微言未絕復有鉅子數輩蠡起於
世奮其私智尙其邊見逞其駁雜新慧小辨各私異見務反
朱子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不免於非其於道槩乎未
嘗有聞焉者也逮於近世爲漢學者其蔽益甚其識益陋其
所挾惟取漢儒破碎穿鑿謬說揚其波而汨其流抵掌攘袂
明目張膽惟以詆宋儒攻朱子爲急務要之不知學之有統
道之有歸聊相與逞志快意以驚名而已吾嘗譬之經者良
苗也漢儒者農夫之勤苗畝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
儒者穫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資其性命養其軀體益其精神

也非漢儒耕之則宋儒不得食宋儒不春而食則禾稼蔽畝
棄於無用而羣生無以資其性命今之爲漢學者則取其遺
秉磻穗而復殖之因以笑春食者之非曰夜不息曰吾將以
助農夫之耕耘也卒其所殖不能用以置五升之飯先生不
得飽弟子長飢以此教人導之爲愚以此自力固不獲益畢
世治經無一言幾於道無一念及於用以爲經之事盡於此
耳矣經之意盡於此耳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虛其求在外使
人狂使人昏蕩天下之心而不得其所本雖取大名如周公
孔子何離於周公孔子其去經也遠矣嘗觀莊周之陳道術
若世無孔子天下將安所止觀漢唐儒者之治經若無程朱

天下亦安所止或曰天下之治方術多矣百家往而不反小
大精粗六通四辟一曲之士各有所明雖不能無失然大而
典章制度小而訓詁名物往往亦有補前儒所未及者何子
罪之深也曰昔者周嘗封建諸侯矣諸侯而下爲卿大大卿
大夫而下爲士士之下爲庶人周固天下之共主也及至末
孫王赧不幸貧弱負責無以歸之逃之洛陽南宮謬臺當是
時士庶人有十金之產者因自豪遂欲以問周京之鼎是以
罪之也十金之產非不有挾也其罪在於問鼎後世之學者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今之大全賴程朱出而明之乃復以
其謏聞駁辨出死力以詆而毀訾之是何異匹夫負十金之

產而欲問周鼎者也是惡知此天下諸侯所莫敢犯也哉故
余旣明漢儒之有功若彼而復辨諸妄者之失若此後有作
者亦足以明余非樂爲是詭詭也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也

漢學商兌題辭

研究大箸宏博淵通沉精明辨息羣言之喙區大道之途書成一家義綜百氏洵斯文之木鐸爲正學之明鐙小師破道者旣以啓瞶發聵株守陳言者亦足發揮旁達蓋周秦以下有數之書不僅揀目前之失而已篇中辨漢學之誣猶易見至辨黃顧諸君之失程朱陸王儒禪兩家幾微豪釐之差字字如犀分水使人昭然發蒙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此書有功聖道其力量豈不越昌黎而上耶姚瑩識

吾始讀植之書有曰今之言漢學者詆毀程朱欲使有宋不得爲代程朱不得爲人甚訝其言之過後見黃文暘所箸通

史發凡以漢及曹魏西晉後魏北周隋唐遼金元十代繫以
正統于北宋書汴州盜趙匡胤與汴州盜朱溫廣州盜劉隱
並附于遼紀之後于南宋書降將趙構與降將劉豫張邦昌
並附于金紀之後由其惡程朱而並及其代其肆妄如此然
後信植之之言非虛構也當喜新尙異之時而諸家之書盛
行于世及今不辨恐他日習非勝是爲後學之害不淺然則
植之此書所以正人心維世道非止一時之書而天下萬世
之書也惜天下之寶者當共寶之朱雅識

弗穿羣籍兼綜百氏康成也理足辭明折衷平允質之前聖
而無疑俟之百世而不惑朱子也植之此書實兼是二者然

則姚朱之言非溢美也

陽湖陸繼輅

不徧讀羣書不足知其援據該洽不精深窮理不足知其折衷允當不能包括古今義理是非不足以周知此書之蘊厯選前哲之著其間議論醇駁偏全之數曾不得植之之髣髴真吾道干城也

元和沈欽薛

讀大箸私心暢然知負荷世教自有人也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然於朱子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爲賜豈有量哉竊謂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而然得先生昌言之拔本塞源廓清翳障程朱復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非博學深思安能得此明辨哉

武進李兆洛

孟冬奉敎深慰二十餘年傾向欣幸何旣閣下學問文章閱
博冲粹當求之古大賢中豈特足爲蠢愚師哉此編博學慎
思明辨實爲南宋以來未有之書真朱子功臣也

寶山毛嶽生

陶雲汀宮保曰所論漢宋之學得失利害粹然豁然多與鄙
見相符晰而不枝麤而能當具見根柢淵通自是一時無兩

漢學商兌序例

近世有爲漢學考證者著書以闢宋儒攻朱子爲本首以言
心言性言理爲厲禁海內名卿鉅公高才碩學數十家遞相
祖述膏脣拭舌造作飛條競欲咀嚙究其所以爲之罪者不
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爲害于家國一則以
其言心言性言理墮于空虛心學禪宗爲歧于聖道一則以
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爲荒于經術而其人所以
爲言之悖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
敝意有所激創爲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慎焦
竑毛奇齡輩則出于淺肆矜名深妒宋史創立道學傳若加

乎儒林之上緣隙奮筆忿設說辭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
識真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爲闇于是非自是以來漢學
大盛新編林立聲氣扇和專與宋儒爲水火而其人類皆以
鴻名博學爲士林所重馳騁筆舌弗穿百家遂使數十年間
承學之士耳目心思爲之大障厯觀諸家之書所以標宗旨
峻門戶上援通賢下讐流俗衆口一舌不出于訓詁小學名
物制度棄本貴末違戾詆誣於聖人躬行求仁修齊治平之
教一切抹掇名爲治經實足亂經名爲衛道實則畔道昔孟
子不得已而好辨欲以息邪說正人心竊以孔子沒後千五
百餘歲經義學脉至宋儒講辨始得聖人之真平心而論程

朱數子廓清之功實爲晚周以來一大治今諸人邊見傾倒
利本之顛必欲尋漢人紛歧異說復汨亂而晦蝕之致使入
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學術百倍于禪與心學又若
李塉等以講學不同乃至說經亦故與宋人相反雖行誼可
尚而妒惑任情亦所不解東樹居恒感激思有以彌縫其失
顧寡昧不學孤蹤違衆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不自度其
力之弗勝也要心有難已輒就知識所逮掇拾辨論以啓其
端俟世有眞儒出而大正焉倘亦識小之在人而爲采獲所
不棄與道光丙戌四月桐城方東樹

凡例 十則